

第一理想樹

馬博良



正風文化出版社印行

第一理想樹

馬博良

正風文化出版社刊行

1947

★ ★ ★ ★

印 翻 准 不 · 有 所 權 版

第 一 理 想 樹

著 作 人 : 馬 博 夏

發 行 者 : 正 風 文 化 服 務 社

出 版 者 : 正 風 文 化 出 版 社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 話 三 五 六 七 〇 號

印 刷 者 : 正 風 印 刷 公 司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 話 三 五 六 七 〇 號

經 售 處 :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卅 六 年 八 月 初 版

★ ★ ★ ★

元 : 價 定

春
天
的
豺
狼

原书空白页

他在這個春節的舞會裏追星逐月。

五彩斑斕的花紙從手上飛起，噴到半空裏，雨一般撒下來，散開了，密密的，一點一滴。淡黃色的燈在聖誕的松針叢中透光，照着落在棕黃色舞池裏的彩紙，和草野的花。眼睛發亮的少女們提起纖小的銀舞鞋，踏上去，滑過舞池，蝴蝶組成的熱流，是花一樣的女性羣。竹笛幽幽的吹起來了，西班牙的吉他奏着卡門的呢喃語，蜜味的笑在雲鬢霧鬢卜湯漾。柔和的世界裏，青春閃光的日子，董色的，充滿風情的旋律，呵，這樣美麗的時候。

這裏是瑪格麗邵，桃麗華，麥黛玲絲，海倫沈，喬蒂王，壁爐裏的熊熊的火焰。

這裏是露茜馬，麗娜錢，黛西陳，瑪麗楊，珍妮蔡，粉牆上的印象派繪畫。

他，這個從大學圍圍套大的，張着危險的嘴角，眯着眼微微地笑着，哩哩啦啦的訴說不停的頌讚，在她的耳環邊，在她的額角上。爲他輕嘆了，爲他興奮了，她們用夢意的眸子望他堅強的臉型，噢，這個人，不可抗拒的浪花，輕輕的湧過來，溜開去了，玉臂伸過去，再也拉不回來。掛在瓊的臂彎裏，穿到大廳的每個角落，說一切大學幽默的笑話，拉了辛茜亞的手爲表演者大拍其手，吵鬧着，笑的泉源。

一直到電燈熄了，大廳裏閃着中世紀的蠟燭的花。

唱片開始旋轉，他走過舞池，兜了個圈，略一躊躇，便走到聖誕樹下的空位上坐下，麗璧離的笑臉晃一晃，他輕蔑的笑笑，一絲倦意冒出來，已經笑了五個鐘頭了呢！沙發椅軟得很，暖得很，他咬着橡皮糖，慢慢地把背靠在椅背上。音樂聲輕輕的悠揚的響了，一點一點，Rose Marie，那隻古老但是傷感的調子，被遺忘了的，菲摩所寫的淚珠串成的歌曲，青蓮色的失戀。片子也很舊了，在唱針下不時叫着低啞的嘶聲，有甚麼好像破裂了，又合攏來，似乎是久遠的幾聲嘆息，細碎的履音走過蕭瑟的冬天的道路，一片迷茫雨，一層霧。他一些一些沉下去，記起來了，低迴的，懷念的，他抱住了一隻坐墊放在膝間沉思。是另一個人叫醒了他，指指側邊一位身穿鵝黃色旗袍的小姐。他疲倦地走到她面前一鞠躬，她輕盈地起立，隨他走到舞池。他的腳步伸出去，很快便抱住她的腰肢了，一陣清香，丁香花的風味。他昂着頭說了幾句含糊的話，耳朵裏儘聽着那不時刺耳的嘶啞的唱片。

「你還想得起那個遼遠的人嗎，像冰懷念着故鄉的玫瑰似地，在懷念着你。」有人跟着緩緩地唱了，他心裏浮顯了一張朦朧的粉繪，那向他在暗夜裏閃爍過的眼睛，那時時爲他嬌笑過的塗着薄薄一層深紅唇脣的嘴唇，那平靜的河水似的長髮，那裹在古銅色絨衫裏的細身段，那使人憂愁又使人快樂的溪流似的語聲，多麼久了，淡淡的，永不泯滅的記憶。他咬住了嘴唇。一陣丁香花飄來，音樂完了，他仍在舉步，鵝黃衫的小姐推推他。

「呵，真對不住，我弄昏了，可是我們可以再跳一支嗎？」

「你不是倦了？」

「那兒話，小姐，只不過是你的美麗使我昏了。」說着謊話，他不經意的看下去，音樂又響了，他們繼續跳舞，現在他看見這位少女的美麗了，海蒂拉瑪型的長髮，長長的臉，黑圓的眼睛，淺棕色的皮膚，與一點東方混血的風韻，腰肢瘦小，胸脯_也襯得海浪一般起伏着了，鬢間插了一朵紅玫瑰，玫瑰底下是天然的丁香味，她在笑着，詭祕地笑着，他不禁把手緊了一緊，腰肢軟軟的就依過來了「小姐，我是幸福的，有這樣美麗舞伴。」

她輕朗地笑了一下。

剛才的哀愁消失了，他凝望住她瘦長的身子，鵝黃色的身子，紅色的羊毛衫，他說着頌讚的言詞。

「剛才，我還以為你變成石像了呢！」她爽朗地看住他笑了。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現在嗎？現在變成留聲機器啦！」她的英語和她的牙齒一樣純淨，她又笑了。

他漸漸意識到這是外國學校出來的小姐了，風度體態和談吐都是與眾不同，他接住她挖苦的話道：「美麗使我呆如石像，美麗也使我話如連珠，小姐，我知道你的名字。」

「你已經問過我兩遍了，你們這班S J的男孩子們，甚麼時候可以認真一點呢？真天曉得，哪，告訴你，我叫玲黛。」

「謝謝，我是洛萊。」她腰身上的溫暖傳過來，他的臉發熱，音樂完了，「玲黛，我能有那種榮幸，請你到休息室裏坐一會嗎？」

玲黛點點頭，將頭髮一掠，嫵嫵然向側門走去。四周的男子們朝他睜鬼眼，豺狼又看中它的獵物了。經過辛茜亞和瓊的身邊，他偷偷向她們各別投了溫存的眼光，訂好下一次再來邀舞，休息室裏只有斜射入窗的月影，一入暗裏，他已經把辛茜亞和瓊的訂約忘了，而在大廳裏，辛茜亞和瓊却睜着火一樣的眸子，等待着洛萊。自從某一次以後，洛萊走上了豺狼路綫，不再爲誰傾倒，也不說認真的話語，他到處遍植他的理想樹，如今在這休息室裏對着玲黛，美麗的鵝黃色的小姐，聽她說着幼時生長異國的歲月，巴黎鄉下的林木，他替她披上皮衣，心裏在想週未寂寞的散步，那青灰色舖石的街道。玲黛婉拒了他的邀約，可是把住址告訴了他，洛萊懂得她的意思，扶她起來，又跳到暗海裏去了。

初春下午三點鐘，橙色的陽光描着花樹的影子，白門的起居室裏還燒着爐火，萬籟俱寂，小花園的竹籬外偶而來往的車輻，叮叮噹噹的，像是遠得很，超出世外了。教堂的鐘聲掃過廖廓的天，庭前有黃雀，飛躍嚀鳴，他浸在安靜的情緒中，計算着自己的幸福，看加尼福尼亞州的畫卷。這是美麗的王國，他是王子，公主在琴邊。

玲黛熟練地用纖纖玉指撫弄琴絃，音符跳動起來，飛過波斯地氈，音樂是一道河。

我們的洛萊放下畫冊，讓玲黛的側面代替了加州的山水，她在笑着，沒有裝飾的容華，霧中的花樹，背後是一色的米黃，髮絲飛動，坦露了青春，那麼明朗的眸子，擴展了五月的海灘，洛萊的心作了飄洋的船，航行其中。琴音柔和的，漸覺輕快，玲黛，反映了巴黎和中國南海的風光，即使沉靜，也是一條活躍的清麗的曲線。

蜜糖溶化在他的口裏，他走到玲黛的椅邊，溫雅地拍手。

「現在，我才知道，原來這個留聲機器有時也是文質彬彬的南極企鵝。」她轉過身來：「對於你們學校裏的人，我總覺得企鵝太多了。」

「玲黛，你是說不喜歡那個留聲機器化身企鵝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，這隻企鵝倒是我的寵物呢，否則我也不肯用糖餵他了。」她又遞來一塊糖。

他笑一笑，接過糖，心裏明白了，嘴裏却說：「我不懂你的火星上的言語呢，小姐。」

十八歲的歲月使玲黛不能泯滅天真，她嬌羞地笑了。「看，我餵這隻企鵝。」她指指洛萊，「我當你是籠中鳥。」她又指指廬外的鳥籠，她狡猾的一笑，可是他看見那籠中的却是被他鎖住的玲黛，這一切坦然相向的少女，不是已經在爲他心跳了嗎？

日落西山，他才告辭回家，在下石階的時候，他回身握手，玲黛輕輕的說道：「如果你高興，你可以常常來玩，——不過，不過，辛茜亞生氣嗎？」

「呵，當然不會，我不是辛茜亞的人，你錯了。」

「那麼，瓊呢？」他笑着搖搖頭，抬頭一望，玲黛歡喜地立着，臉上是陽光，眼睛深情脈脈的，他再伸出手去，她自然的把手給他，手發熱，而且發抖，洛萊自己抖了一下，他沒想到這麼順利，這麼美麗的女孩子，豺狼的眼簾上透過一層霧，他笑不出來。

音樂會裏聽却依考夫斯基的胡桃夾的童話，他們談了半天，大家都喜歡許勃和蕭邦，對海蒂拉瑪大家都感無所謂，對於時尚風習和興越，他發現原來互相的瞭解相距如是接近，他們一起笑，一起嘆息，大家相對凝望，會散後在街上行走，他也曾想到，希臘神話所說的一個人有另外半個靈魂，他的已經找到了，在那裏，就在一柄傘下，他的身邊。

「玲黛，如果沒有那個舞會？」

「那麼我不會認得洛萊。」

雨大了，他們僵得緊了，洛萊體味到她的真誠是一種溫馨的純潔，她也多少知道一條經過冬天的豺狼是如何飢餓，可是她不信那末溫雅的洛萊竟有危險的觀念，她和他一起，就把心的每一角落交給他了，沒有一點顧慮，她望着他，眼裏不留一片雪花，一清見底，如果她愛洛萊，便怎樣也愛洛萊的。洛萊低着頭，看雨洗過的街道朦朧地是一條濺污了的路，無盡的交叉路口，無盡的泥潭中的腳印，一切迎風隱沒了，是那麼一個陰鬱的濕世界，還要經多少次雨，多少年，匆匆走在濕街上呢，玲黛會那麼悠閑地仍然在他身傍嗎？他掉過頭去，玲黛正側着臉看茫茫的雨景，

溫柔而且平靜，帶着天真的夢意，那麼美。雨撒入來，玲黛的髮絲亂了，雨水濕透她的額角，流下去，眼角有一滴水光，她想得好遠，毫無知覺，讓雨水在她臉上繪畫十字。呵，這樣一個淒清的世界，大家爲何離得那麼遠，爲何不想一般的事物。洛萊立住了，將傘交給玲黛，舉手輕輕地她拂去雨水，整好鬢髮，手捧住她的頭，一會兒，才輕輕放下來，玲黛一動不動，洛萊拿回雨傘，玲黛想一想，手包裏拔出鏡子，點紅了朱唇，放好鏡子，她抬起頭來，嫣然一笑，洛萊吸住了氣，他一層一層看進去，純潔有這樣的美麗，那麼圓滿，沾了雨，份外嬌媚，無言相對，半響他上前一步，玲黛的笑收斂了，一株含羞草，婷婷佇立，眼睛還在斜望住他，他的右手摸着頭髮，左手側下雨傘，那傘便做了屏障，成爲他們自己的宇宙，左手順便摟住了她軟軟的腰，玲黛略一掙扎，眼睛便閉攏了，這一刻是千萬年，洛萊的右手勾着她的臉，徐徐的，她的香澤微聞的長髮變成了海，他的面頰沉落下去，雨水的水涼氣，冷中透了暖意，玲黛呼吸促促地倚在他的懷裏，他的頭移過來，紅艷的嘴唇，半開着，絲絨一般，突出在他的鼻下，臂間收緊了，他熱切地吻她，雨傘遮住她的暈紅。

他沒有再去看玲黛，一串又一串的宴會，一串又一串的歌聲，旋轉着，萬花筒一般四散，火樹銀花，藍色華爾滋，五色鬢花，紫色燈光，蝴蝶組成的熱流，花一樣的女性羣，瑪格麗那，桃麗華，露茜馬，辛茜亞和瓊……。洛萊，張着危險的嘴角，眯眼微笑，有一種更冷酷的神氣，麗

雙瞳的大眼睛晃了一晃，那麼許多渴望向男性的視線投過去，那麼許多小丑的臉，洛萊把嘴角拉了一個輕蔑的角度，回過身去，今天他是女性厭惡症者。

「知道嗎？洛萊，我有事想找你談呢。」黛茜陳以嬌小的身子擠着他，昂頭說道。

麥玲黛絲用暗示的語調，告訴他：「洛萊，這個週末有好戲嗎？」

女性厭惡症者的洛萊，却在想着那青春的豐潤的朱唇，那麼熱，那麼軟，那麼黏貼，那麼光艷，黛茜陳又算甚麼呢，麥玲黛絲又算甚麼呢，玲黛不但美麗而且有一個善良的心，現在是麗娜錢的「飛洋傘」拉他到壁爐邊，狼的團體圍住他，麥思朱，降落傘部隊服務的阿丹朱，一排傳統的豺狼的臉：「洛萊，你得手了嗎？」

許多話語想說出來，他本應告訴他們，他已經完全征服她的心了，而且朱唇像是絲絨，他預備怎樣脫手，不作「偉大的戀人」，他早已沒有這種情感了，可是總說不出來，玲黛，他不能對不住她，不能欺侮她，心裏猛的一閃光，他感到一點問題，他覺得他在深深的愛上玲黛了，從認識的第一天開始，他就愛她了，若是玲黛對人親熱，他決不會像放鬆辛西亞和瓊那樣謙讓，若是玲黛也說黛茜陳或麥玲黛絲的要求，他一定不肯隨便放過，反而樂於接受，狼羣的嘲笑開展了，他們明白了一點，有人諷刺了「洛萊想做羅密歐啦！」

那是多麼損人的話，洛萊也要捧這一交嗎？他吞了一口唾沫，搖搖頭道：「胡說，你們看吧！」洛萊在玲黛家裏的爐邊，放下了畫報，沉入深思，他覺得有百種煩愁，鏗心刻骨的寂寞，世

界的人都離得他那麼遠，一切從地平線逃去，無邊的雨，只有玲黛，她在傘下靠近他，在琴邊也靠近他，她知道他所有的思慮，她瞭解他的靈感，似乎很久了，她給他一個溫馨的王國，即使是這麼一個春雨迷茫的黃昏，白紗簾垂着，窗外是灰色的水珠，灰黯的白晝，玲黛的苗條的身影，顯在上面，放大了，佔了整個空間，琴音輕輕的奏鳴，爐火中有柴木爆裂的叫聲，四周很靜，寂無人聲，彷彿是大荒野，戰爭經過，萬物蕩然無存，剩這個屋子，這座琴，玲黛伴着他，他面前的可可茶冒着烟。

玲黛停止彈琴，轉頭回顧，煙冉冉上升，這最後審決的一刻。

燈亮了，玲黛熄了燈，扭亮一盞的地燈，一圈光罩着她微笑的臉，海蒂拉瑪型的披髮，長長的臉，黑圓的眼睛，東方混血種的風韻，瘦腰肢，海浪一般的胸脯，淡淡的丁香味，這不是他摯愛的人嗎？他爲甚麼要離開她，要走孤獨的長長的路，作爲豺狼是有來由的，那在暗夜裏閃爍過的眼睛，那時時爲他嬌笑的浮着薄薄一層深紅唇膏的嘴唇，那平靜的河水似的長髮，那裏在古銅色旗袍裏的細身段，那使人憂愁又使人快樂的溪流似的語聲，他因此搖身一變而爲愛情否定論者，不願再舉一支火把，可是他如今真真的愛着玲黛，玲黛也深深的愛他，繼續豺狼路綫殊無目的，玲黛不會叫他捧交，對於他，她有這樣重大的意義。爲了玲黛，他爲甚麼不再「偉大」？

洛萊立起來，玲黛知道他的去意已堅，早把雨帽和雨衣拿好等他了。

洛萊穿好雨衣，猶疑片刻，他鼓足勇氣想說甚麼，抬頭時但見玲黛溫婉地笑着，她搖搖手，

說道「你不用多解釋，我早明白了，你決定走了？」洛萊覺得其中的淒涼味，看看玲黛，幾乎流淚，可是堅強地，他報以一個豺狼的笑容，走在前面，到了門口，他伸手和她握手，真誠地說道「玲黛，我很感激你。」玲黛爽快地答道：「我也謝謝你，一直待我那麼好，人家真是胡說。」說完了，依然嫣然一笑。

春天的豺狼下了石階，一直向雨裏走去，後面起了掩門聲，雨大了，他在長弄裏拐了彎，突然地他停住了，回頭就跑，跳過水潭，跳過朦朧的浸過千百年雨水的道路，他跳上石階，推開虛掩的門，客廳的門口，玲黛正立在暗裏，他走過去把她抱過來，她還溫婉地笑着，一顆冰冷的液體却不禁落下來，恰巧打在他的面上，豺狼的面具一片片剝落了。

(三十六年一月初)

玩具馬車

原书空白页